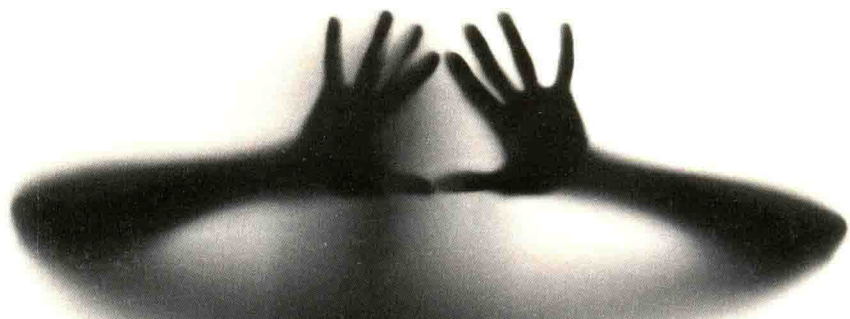


Peter
Swanson

[美] 彼得·斯旺森 - 著

马伟林 - 译

目标杀戮



THE KIND
WORTH
KILLING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目 标 戮 杀

Peter
Swanson

[美] 彼得·斯旺森 - 著
马伟林 - 译

THE KIND
VOR...
KILLING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杀戮目标 / (美) 斯旺森著; 马伟林译.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6.2

ISBN 978-7-5057-3652-8

I. ①杀… II. ①斯… ②马…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755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8729

Copyright © 2015 by Peter Swan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obel Weber Associates,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 书名 杀戮目标
- 著者 [美] 彼得·斯旺森 著 马伟林 译
-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经销 新华书店
- 印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 规格 880×1230毫米 32开
9.25 印张 235 千字
- 版次 2016年4月第1版
- 印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 书号 ISBN 978-7-5057-3652-8
- 定价 32.00元
-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 邮编 100028
- 电话 (010) 64668676

□ 目 录

第一部 机场酒吧游戏规则 / 1

第 1 章 泰 德 / 3

第 2 章 莉 莉 / 15

第 3 章 泰 德 / 23

第 4 章 莉 莉 / 33

第 5 章 泰 德 / 41

第 6 章 莉 莉 / 52

第 7 章 泰 德 / 62

第 8 章 莉 莉 / 71

第 9 章 泰 德 / 79

第 10 章 莉 莉 / 87

第 11 章 泰 德 / 95

第 12 章 莉 莉 / 101

第 13 章 泰 德 / 110

第 14 章 莉 莉 / 119

第 15 章 泰 德 / 127

第二部 完成一半的房子 / 131

第 16 章 莉 莉 / 133

第 17 章 米兰达 / 138

第 18 章 莉 莉 / 147

第 19 章 米兰达 / 156

第 20 章 莉 莉 / 164

第 21 章 米兰达 / 171

第 22 章 莉 莉 / 182

第 23 章 米兰达 / 192

第 24 章 莉 莉 / 199

第 25 章 米兰达 / 205

第 26 章 莉 莉 / 216

第三部 藏好尸体 / 225

第 27 章 金伯尔 / 227

第 28 章 莉 莉 / 235

第 29 章 金伯尔 / 244

第 30 章 莉 莉 / 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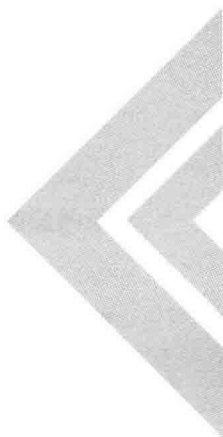
第 31 章 金伯尔 / 259

第 32 章 莉 莉 / 266

第 33 章 金伯尔 / 270

第 34 章 莉 莉 / 279

第一部 机场酒吧游戏规则



第1章 泰德

“你好啊。”她招呼道。

在希思罗机场商务舱休息室的吧台内，一只白皙、长有细斑的手搭在了我身旁的空座上，我抬头望了望这个陌生人的脸。

“我们认识吗？”我问道。她看起来并不眼熟，但那美式口音、清爽的白衬衫和塞进齐膝靴中的紧身牛仔裤，无不让我联想到妻子的那群狐朋狗友。

“不好意思，我们并不认识，只是觉得你喝的酒不错。不介意我坐下来吧？”说话间，身材高挑颀长的她便坐上了那个皮制圆转凳，并将手包放到了吧台上，“是金酒吗？”她指着面前的马丁尼问道。

“是亨利爵士金酒。”我回答说。

她冲酒保招了招手，要了杯亨利爵士马丁尼，加了两枚橄榄。那酒保是个留着鸡冠头的少年，长着漂亮的下巴。酒来了以后，她便朝我举了举杯。这时我只剩下最后一口，便对她说：“为了消解国际旅行的烦闷，干杯。”

“为解闷干杯。”

杯中酒一饮而尽之后，我又叫了一杯。她和我说了名字，我却旋即就忘了。后来，我跟她说自己叫泰德，却并未告诉她我的全名泰德·西弗森，至少那时候没对她说。坐在装饰华丽、灯光璀璨的希思罗机场休息室内，我们喝着酒、说几句闲话，发现彼此都在等同一个飞往波士顿洛根机场的航班。她入手包中取出一本平装小说读了起来。因此，我倒可以趁机好好看看她了。她很漂亮——一头红色长发、蓝绿色的眼睛清澈透明，宛如热带的水；皮肤很白皙，几近低脂牛奶一般，白得发青。如果这样一位美丽动人的女子在吧台旁挨着你坐下，并问你在喝什么酒，你肯定会觉得自己交好运了。但机场内的吧台却不然，这里，你的酒伴随时都可能与你分别，飞往相反的方向。纵然眼前的女人也是飞往波士顿，但想着家中妻子的破事，一肚子火的我也难有艳遇的心情。在英格兰的一周时间里我一直在想着那些破事，寝食难安。

广播里传来的消息中出现了两个清晰可辨的词：“波士顿”和“延迟”。我瞥了一眼位于背光式高档酒架上的信息板，发现我们的起飞时间推后了一小时。

“有时间再来一杯了，我请吧。”我说道。

“好啊。”她回应道，合上了书，并把它封面朝上地放到了手包旁的吧台上。

那是本帕特里夏·海史密斯^①的《一月迷情》。

“这本书怎么样？”

“算不得她最好的作品。”

①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1921—1995），美国著名犯罪小说作家，曾获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和爱·伦坡奖，代表作《天才雷普利》《列车上的陌生人》，后者被希区柯克搬上银幕。而《杀戮目标》被誉为“升级版《列车上的陌生人》”。

“没有什么比长途航班延迟和一本烂书更糟糕的了。”

“你在读什么呢？”她问道。

“报纸。我不怎么喜欢读书。”

“那你在飞机上拿什么消遣呢？”

“喝点金酒。策划场谋杀。”

“有趣儿。”她朝我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笑得很开心，以至嘴唇和鼻子间都泛起了细纹，这一笑露出了她的皓齿与些许粉红色的牙龈。我在想她有多大了。刚坐下那会儿，我觉得她应该有三十五岁左右，与我年龄相仿；然而她的微笑以及鼻梁上淡淡的雀斑却让她看起来又年轻了许多。大约二十八岁的样子，和我妻子的年龄相当。

“当然，在飞机上我还得工作。”我补充道。

“你是做什么的？”

我长话短说，告诉她自己在刚起步的互联网公司里负责融资、担当顾问，却并未和她说，一旦这些公司看起来前景不错时，我就会出售它们，并以此赚得了大部分的家业。我也没跟她说，自己这辈子其实都不用再工作了；更未提及自己就是90年代末那一小批互联网精英之一，只需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前撤出自己的股份（并将股票兑现）就行了。我会隐瞒这些事，只因为不想说，并非因为这些话会变成冒犯新同伴的炫富，或者怕她对我兴趣全无。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应该为所赚得的财富而道歉。

“你呢？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问道。

“我在温斯洛大学做档案管理员。”

温斯洛是一座女子大学，坐落于波士顿西部约二十公里左右的郊区，区内绿树成荫、枝繁叶茂。我问她档案管理员都做些什么，并怀疑在谈及自己的工作时，她也是长话短说，只讲了些什么怎样收集、保存

学校档案的事而已。“那你住在温斯洛吗？”我问道。

“是的呀。”

“结婚了吗？”

“还没呢。你呢？”

尽管是个问句，我还是察觉到了，她眼睛一瞟，看我左手上是否有戒指。“很不幸，我结了。”我回答道。然后，我举起手，让她看着我光溜溜的无名指，说道：“嗯，我可不会因为担心你这般美丽的女人突然坐在我身边，而在机场酒吧里摘掉婚戒的。我从没戴过戒指，受不了戒指束缚在手上的感觉。”

“为什么要说不幸呢？”她问道。

“那可就有说的说了。”

“现在可是航班延迟呢。”

“你真的想了解我脏乱的生活吗？”

“怎么会不想呢？”

“如果要说的话，我得再来一杯了。”我举起了自己空空的玻璃杯，问道，“你呢？”

“不要了，谢谢。我最多只能喝两杯。”她用牙齿退下了牙签上的一枚橄榄，咬了下去。我匆匆瞥了一眼她粉红的舌尖。

“我常说，马丁尼这东西，两杯太多，三杯嫌少。”

“有意思。詹姆斯·瑟伯^①也说过一样的话，不是吗？”

“我可没听说过这个人。”我边说边傻笑，盗用名言还真有点难为情。酒保转眼间就来到我面前了，我便又要了一杯。唇边的皮肤已经有了喝过金酒后的美妙麻木感，我知道自己很可能会烂醉，会说许许多多酒话，但毕竟这里是遵循“机场游戏规则”的，纵然这位同路人

^① 美国作家、漫画家，尤擅长创作冷面滑稽的讽刺小说，被称为“在墓地里吹口哨的人”。

居住的地方与我相去不过二十公里，我却已然忘记了她的姓名，并且清楚我这一生也不太可能再见到她了。我觉得跟一个陌生人喝酒聊天是件痛快事，大声说出自己的不快，渐渐地驱散我胸中的些许怒火。

于是我和她说了我的生活。我告诉她自己和妻子已经结婚五年，我们就住在波士顿。告诉她9月份的那周里，我们住在缅因州海岸肯纳威克酒店，深爱那个地方，因而买下天价海景地产。还跟她说，拥有所谓艺术与社会行动硕士学位的妻子认为自己有资格并决定与建筑公司共同设计房子，最近又与一位名叫布拉德·达格特的承包商在肯纳威克共度多数时光。

“那她和布拉德……？”在将第二颗橄榄含入口中之后，她问道。

“嗯，是的，好上了。”

“你确信？”

于是我跟她说了更多的细节。我告诉她一直以来米兰达对我们在波士顿的生活非常不满。结婚的第一年，她总是忙着装饰我们在南区的褐砂石房子。之后，她又在索瓦区一位朋友的画廊里找了份兼职，也就在那时，我知道婚姻变味了。晚宴中，我们开始变得无话可说，并开始在不同的时间上床睡觉。更重要的是，我们失去了在这段感情中各自的身份定位。最开始，我是那个为她介绍名贵酒品、带她参加慈善活动的富有商人，而她则是那个订制泰国海滩游、喜欢逛休闲酒吧的波西米亚艺术家。我知道我们是老套的夫妻组合，尽管有些勉强，但这种关系适合我们。我们在每一点上都很合拍。我甚至因为这样的事实感到欣喜：尽管我认为自己长得很帅，但一般来说，只要她在旁边，没有人会愿意瞅我一眼。她双腿修长，两乳丰满，心形的脸蛋上嘴唇丰润；暗棕色的头发常被染作黑色，弄得两鬓蓬松，仿佛刚从床上起来一般。纵然每回出门必是画眼线的，但她的皮肤却是光洁无瑕，连脂粉也不需要。在酒吧和餐厅里，我总会碰到一些偷瞄她的男人。

或许我有点想多了，但总觉得他们看她的眼神是那般饥渴，带着原始的欲望。面对这群好色之徒，我不禁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男人们需要配枪出门的时代或地方。

到缅因州的肯纳威克，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米兰达抱怨我们一年多没有单独相处之后，我做了这样的回应。我们在9月的第三周出发。旅行刚开始的那几天，天气温暖宜人、万里无云；然而那周周三，一场暴风雨从加拿大横扫过来，我们也被困在酒店套房，只能到酒店的地下酒吧喝点阿拉加什白啤，吃点龙虾。暴风雨过后，天气凉爽干燥，天光淡，薄暮长。我们买了身毛衣，在一英里长的崖边小道上漫步那小径开始于酒店北边一点，在广袤的大西洋与崖岸之间曲折蜿蜒。最近充斥着防晒油气息的浓湿空气，如今变得凉爽，满是海水的味道。我们不禁爱上肯纳威克，爱到深处，便相中小路尽头高崖上一块待售的土地，那里长满了玫瑰果。我于是拨通了待售标志上面的号码，爽快地报了价。

一年后，地上的玫瑰果林被清理完毕，挖了一座喷泉，一幢八个卧室的房子外墙几近完工。我们雇用布拉德·达格特做总承包商，他是个离了婚的人，外形粗犷，长着浓密的黑色山羊胡、弯弯的鼻子。一群麻省理工刚毕业的学生创建了一种新算法，用以构建基于博客的搜索引擎，在波士顿的那几周里，我忙着为他们做咨询；而此时米兰达却在肯纳威克花了大把大把的时间，在酒店里订了间房，监督着房子的建造工作，细心考虑着一砖一瓦，每一件家私。

9月初的时候，我决定开车去看她，给她个惊喜。行至波士顿北部95号州际公路时，我给她发了条短信。接近正午时，我就到了肯纳威克，随即便去酒店找她。店里的人告诉我，她一早就出门了。

我把车开到新房工地，停在砾石车行道上布拉德的F-150皮卡后面。米兰达的蓝绿色迷你库珀也停在那儿。我有好几个星期没来看这

处房产了，目前的工程进度让我很满意。所有的窗户已然就位，我为低洼花园挑的铺路青石也已运到。我在房后逡巡，看到二楼的每间卧室都建好了阳台，一楼的封闭式走廊缀连着宽敞的石建露台。露台前面，为建泳池挖了一个四边形的坑。登上露台的石阶，透过面朝大海的厨房玻璃我瞥见了布拉德和米兰达。我恨不得马上敲打玻璃，告诉他们我来了，但屋里人的举动让我停了下来。他们俩靠在新装的石英台板上，望向窗外的肯纳威克海湾。布拉德抽着烟，我看着他朝另一只手端着的咖啡杯里弹了弹烟灰。

让我放弃敲玻璃的是米兰达，是她的那种姿势：她靠着台板的身体，正朝着布拉德宽阔的肩膀，看起来那般随意自然，毫不尴尬。我注意到她很随意地举起了手，好让布拉德把香烟送到她的指间。她深深地抽了一口，而后又把烟递还给他。整个递烟过程中，两人并未注视彼此。那一刻我就知道他们不仅上了床，而且还可能爱上了对方。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并非生气或绝望，而是害怕，怕他们发现我在露台上，并且在注视着他们的狎昵暧昧。于是我便循着原路朝大门走去，越过走廊，随即推开玻璃门，大喊道：“嘿！有人吗？”屋子里飘荡着回声。

“这儿呢。”米兰达大声回应道，我循声走进厨房。

此时的两人，稍稍拉远了些距离，但并不是太远。布拉德在咖啡杯里熄掉了烟头。“泰迪你怎么来啦，真令人惊喜啊。”米兰达说。只有她才会用宠物名叫我，最初是为了打趣我，但它与我相差甚远。

“嘿，泰德，”布拉德开口说道，“现在再看这房子，觉得怎么样？”

米兰达绕过吧台，在我嘴角亲了一口，周身散发着高档洗发水和万宝路香烟的味道。

“看起来挺好的。铺路的材料都到了。”

米兰达笑着说：“我们让他挑件喜欢的东西，他就只关心这个。”

布拉德也绕过案台，跟我握手。他的手很大，指关节突兀，手掌温暖干燥。“想四处看看吗？”

于是，他就和米兰达一起带我在屋子里转了起来。布拉德谈论着相关的建材，米兰达则告诉我哪些家具适合摆放在什么位置，我也开始重新思考刚才看到的情形。再看看他们，两人在面对我时，没有丝毫的紧张不适。或许他们刚成为那种可以比肩相对、共享香烟的密友。米兰达易于感情外露，她会和女友手挽手，会亲吻男性朋友的嘴唇，跟他们打招呼。有那么一刻，我甚至都觉得自己可能患上了多疑症。

看了一圈房子后，我和米兰达开车去了肯纳威克酒店，并在利弗里酒吧用了午餐。我们各自吃了些黑线鳕三明治，我还要了两杯加苏打的苏格兰威士忌。

“布拉德又带得你吸烟了吧？”我试探地问道，想让她的谎言暴露，看她怎么回应。

“什么？”她回应道，眉头紧蹙。

“刚才在新房里时，感觉你身上有点烟味。”

“我可能偷偷吸了几口，我不会再吸了，泰迪。”

“我不是真的介意，只是好奇罢了。”

“你能相信吗？房子就快装修好啦！”她一面说，一面拿起根薯条蘸了蘸我盘子里的番茄酱。

谈论了一会儿房子，我开始更加怀疑自己刚才所见的那一幕。在她的表现里看不出负罪不安。

“周末你会一直待在这儿吗？”她问道。

“不会，我就是过来看看，打个招呼。今晚我还要和马克·拉弗伦斯共进晚餐呢。”

“那你就别去了，待在这儿吧！明天天气应该挺不错的！”

“可是马克就是为了这次见面才飞过来的，而且我还得去准备一些数据材料。”

我原本打算整个下午都待在缅因州，希望米兰达能让我在她的酒店房间里好好睡个午觉。然而当我看到她和布拉德在那间我买来的奢华厨房里狎昵亲热时，我改变了主意，想出一套新计划。吃过午饭，我开车送米兰达回到房子那边，这样她就可以去取自己的车。之后我并没有直接走95号州际公路，而是选择了1号公路，一路向南驶往基特里，那四分之一英里的路上到处都是些奥特莱斯。我在基特里贸易站停了车，那是一家户外旅行用品店，在这之前也曾多次驶过这里，但从未进去逛过。此后大约十五分钟的时间里，我花掉了近五百美元，买了一条防水迷彩裤、一件灰色连帽雨衣、几副超大飞行员眼镜外加一副高端双筒望远镜。我把这些装备带到奎恩佰瑞奥特莱斯对面的公共厕所。换上这身新装扮，再把帽子和飞行员眼镜戴上，想来就不会有人再认出我了，至少从远处是认不出的。我又开车向北，把车子停在肯纳威克湾附近的停车场，挤在两辆皮卡车中间。我想，米兰达或布拉德是不会无缘无故到这个停车场来，当然我也没必要把车停靠在非常显眼的位置。

骤风虽已逝，天空却忧郁沉闷，满布灰色。此时，一阵暖濛濛的雨开始在空中飘落。我穿过沙滩上湿漉漉的沙粒，翻过凌乱松散的石块和岩石，来到悬崖步道。我小心翼翼地挪动着步伐，目不转睛地盯着铺好的小路——下过雨的地面又湿又滑，山脚下的路坑坑洼洼，崎岖不平——根本无心留意右边那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栈道的某些路段已经完全被侵蚀得不见了踪影，一个褪色路牌提醒着路人这里危险。正因如此，这里少有人行，那天下午我只看到一个身穿小熊卫衣的女孩儿，十几岁的样子，好像刚吸过大麻，身上带着一股浓烈的味儿。我们擦肩而过，没说一句话，甚至连看都没看对方一眼。

我沿着一条破败的水泥墙头朝着路的尽头走去，那墙头是一个石屋的屋后边界。方圆四分之一英里以内，石屋便是最后一座房子，再往外便是一块未开发的土地，一直延伸到我们新宅停车的地方。走着走着，小路便浸到了海平面以下，直穿过一小片布满岩石的沙滩，这里到处是浮标和海藻，而后便继续向前猛升，穿过一片盘虬卧龙的云杉。这时雨又下了，我取下湿漉漉的太阳镜。此时的米兰达和布拉德应该不太可能在室外，所以将观察点放在视野不是那么开阔的空地上就行了；沿着海边陡坡簇拥着一排排耐寒灌木丛，我就选择在那里蹲点。要是他们谁往外看，发现我拿着望远镜，会觉得我应该是鸟类观察者。如果他们朝我靠过来，我还能拔腿撤回到小路上。

当我在满目荒凉的土地上隐约看见那所房子时，惊呆了，并非因为第一次目睹此景，而是惊讶于面朝大海的屋后竟同面朝公路的一侧风格截然不同。屋子的正门上方是块石质的装饰板，上面有几块窗户拼凑在一起，下面是两扇耸立的黑色木门，门头弯得厉害。屋后是米色粉刷的木头，窗户以及阳台都千篇一律，看起来就像个中型酒店。“因为我的朋友太多了啊。”每当我问米兰达为什么需要七个客卧，她总会这么回答。然后她就瞅我一眼，就像是我问她为什么觉得室内应该安装自来水管道一样，理所应当且不容置疑。

我发现一个不错的观察点——就在一棵生长不良的云杉下面，这棵树长得歪歪扭扭，宛如一尊盆景树。我面朝下趴在潮湿的地面上，不断调整着望远镜，直到能够把焦点集中在房子上面。我离房子大概有五十码那么远，却可以轻而易举就看到窗户里面。大致扫了一遍一楼，并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紧接着是二楼，仍旧是空无一人。休息的工夫，我用肉眼观察着房子，想看看车行道的动静。因为目前看来，房间里根本没有人，尽管在我送米兰达回屋时，布拉德的卡车就停在门口。